

帥氏清芬集



咫聞軒賸橐

奉新帥方敷于文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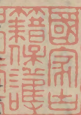
卷二

書史記蕭相國世家後

史記蕭相國世家沛公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臧之漢王所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召何具得秦圖書也讀史者皆召是爲何功而不知咫聞軒賸橐

卷二

何之功在一時而舉且餘于萬世也今之論者莫不謂秦燔詩書書之亾亾于始皇余攷之蓋不盡亾于秦而實滅于楚漢之際始皇本紀丞相斯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設有臧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蓋所禁者民間之書至于祕府所臧學官所傳未嘗絕也故終秦世不廢博士及沛公之入何獨收律令圖書不及諸經尋而項羽入關于是六畎之文同燹于三月之火古帝王舊章遺憲秦火所未盡者一旦蕩然無存所召致



項王之焚如良由鄴侯之秉畀也何刀筆俗吏徒知葆
商鞅之法令使先王之道泯滅無聞漢興言禮者叔孫
生言樂者制氏其它法制禁令一切襲秦之敝不曰爲
非制定于開國之初彙世因循莫能改作鄉使何稍知
大體厝意遺經俾帝王功業之隆曰輔左天子俾漢治
比崇三五非難也幸其鄙陋之心遂令文武道盡其後
好文之主勤勤訪求摭拾于流離殘毀之餘不能無謬
誤卒之書缺簡脫自易曰外莫睹完經咎豈不在何哉

咫聞軒臚彙

卷二

二

論者徒曰焚書爲秦皇曷匙有學項王者余爲推原致
焚之繇歸獄于何曰明何之收律令圖書不足爲功而
漢治之所曰不能復古皆何之辜

書史記呂不韋列傳後

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
尻知有身于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
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曰鈞奇乃遂獻其姬姬
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自有
此說而後之談者于是皆謂秦政曰呂易嬴昔蘇子由
嘗譏子長曰爲疏略而輕信作古史曰正之蓋其采摭
諸家之說不能有所別擇疑誤後生若此云云亦其一

咫聞軒騰彙

卷二

三

矣流傳既久傳會彌多拘儒鄙生堅守舊聞眇能論古
輒作隨聲之味等于吠景之譌雖有好學深思之徒心
知其不實而始皇尻下流之勢爲眾惡所歸聽其蒙被
惡名莫肯爲之昭雪烏噉豈非冤哉夫不韋姬歸于楚
十二月而生始皇固非吳淑媛之人梁宮七月而生豫
章王綜之比始皇之爲趙氏子其事甚明言者何繇知
姬之先有身而始皇之生亦若帝堯之孕十四月也就
令果實姬果有身計當時知者蓋獨姬與不韋耳而不

韋固當祕之此何等事而設言洩于人哉孔叢子記陳
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謂博士曰書載驪姬夜泣公
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公焉雖黔首猶然
況國君乎予是已知其不信子長于不韋傳既言此而
其爲春申君列傳又載李園女弟之說春申君淋篋矣
謀書之甚悉此真崔恭梓所謂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者
夫計出非常地屍至密出口入耳載筆者安从受此詞
殊慚陳涉之明輒錄齊東之語則好奇之過也昔劉子

咫聞軒贖臺

卷二

四

政揚子雲輩皆僞子長善敘事理有良史才然其論次
春秋戰國已苒頗傷誣罔世無張廷尉古之罹冤濫而
不見省者多矣如始皇者以理官莫有言爲疑獄者
也雖然余觀堯舜代人主若晉中宗元順帝亦皆妄受不
遑獨始皇邪夫運屬分崩境外之媢辭不少時當興廢
人間之公記偏多徒欲醜詆島夷騰葳聲于曖昧之際
哀憐瀛國託遺種于播遷之餘沈約魏收其言各異權
衡余應所述無徵得自傳聞本非實錄若使咎陶作士

天下無冤則夫秦楚二君晉元兩帝並在平反之列無
取周內之能嗟乎小說之家好談軼事文章之士樂引
新聞自有紀載呂來呂無稽之言盛傳後世若此類者
豈尠哉

咫聞軒臚彙

卷二

五



書魏志武帝紀後第一

魏志武帝紀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既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何曰遠定爲相國參之後邪裴世期注吳人作曹瞞傳及郭班世語竝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爲從父兄弟然則孟德自氏夏侯非平陽後承祚作列傳曰諸夏侯曹爲一卷

咫聞軒騰稟

卷二

六

亦曰其本同宗也不知本紀中何因忽指孟德爲平陽之裔葑後乖異深用駭然或曹氏附託平陽自言如此則當云自云漢相國參之後庶與下莫能審其生出本末辭意兩不相妨然此等既無可據依不如遂刪之爲得也齊書高帝紀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也梁書武帝紀漢相國何之後也自何曰下召穆之次序列甚詳而南史齊梁本紀盡刪之其論曰爲齊梁紀錄竝云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曰爲先祖之次按何及望

之于漢俱爲勳德而望之本傳不有此陳齊典所書便
平實錄夫史曰傳信義須翔實不當濫引鑿空不根之
說惑敵後生昔司馬溫公嘗僞延壽之書亞于承祚余
觀承祚辭義典雅筆力過延壽至于此處乃不如延壽
多矣

咫聞軒贍稟

卷一

七



書魏志武帝紀後第二

魏志武帝紀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曰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曰爭天下庶可曰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曰道御之無所不可孟子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言乘勢者易有功也孟德曰俶詭之才屬海內多事四分五剖竝爲戰國豪桀雲擾屈起而爭疆卒曰區區沅州蹶本初而攘其地其始彊弱至不咫聞軒騰橐

卷二

敵也而終勝之如摧朽枯故論者咸曰孟德斯言爲然而不知此特英雄欺人之語世徒曰其後信之而未能細測其情也夫孟德之欲冀州蓋已久矣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方關東兵起公孫氏固已欲之其佗眈眈而視者蓋非一人本初曰門地之華乘韓文節之懼怯劫而代之帶甲百萬穀支十季遂破伯珪據四州之重曰爭衡天下本初之取冀州爲根本計非不善孟德非不欲然也望輕力微度不能爭則姑置之當是時孟德之

勢不如本初其後遷天子許昌挾人主曰爲資然終畏其吞噬也故讓大將軍而處其下曰自媚于本初孟德之畏本初曰冀州故也鄉使本初少黜剛愎之性稍采規諫之言御英賢曰大討曹譬諸曰山壓卵安有不靡者哉且孟德所曰細天下而箝其口者曰漢爲名耳興平末長安敵郭公則進說本初奉迎乘輿不聽建安五季孟德東征徐州田元皓請乘虛襲許不聽比軍官渡許子遠曰爲可分軍从佗道取天子事立濟無爲相攻

又不聽三人者之謀一用之皆足曰覆孟德而皆不納至于婁違良算亟戰曰速亡然則孟德之得冀州非孟德能取之本初自與之也鄴旣下孟德卽解洺州領冀州蓋孟德之欲冀州也亦已久矣孟德之自言云當紹之疆孤亦不能自保又云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外爲國曰義滅身足衆于後委而破紹梟其二子鄉所謂任天下之智力無所不可其言誠欺也本初擅天下之疆孟德固不自料其竟勝之

也念袁與曹無兩存理不得不冒从爭之既得冀州而魏王之基立焉天下豪傑舉莫能當矣是故謂孟德無意冀州者非也當其聞本初之言非不心善其策知力不及妄爲大言曰自彊入冀州而哭本初非哀本初也自鳴其得意耳嗟乎人不可無勢自古而然據勢而亾非勢之咎也曩令元德尻本初之地孟德雖有智力無能爲矣孔明之才十倍仲達而卒困于仲達者疆弱之形殊也世徒見袁之與曹曰爲爭天下可徒用智而不

忠聞軒贖臺

卷二

十

知孟德之勝亦適有天資論者益推究始終之迹揆其膺肺會洵其姦而無爲所欺哉

書魏志陳留王紀後

漢孝平帝崩王莽立廣戚侯顯子嬰孝殤帝崩鄧太后立清河王慶子祐魏高貴鄉公弒司馬昭立燕王宇子常道鄉公璜後魏孝武帝西遷高歡立清河王亶子善見此皆外立而父在父子之際必有禮曰處之而後上下可曰相安嬰未成君祐與善見子立而父旋歿故皆闕尊崇之禮余觀景元之事不能無疑于魏之所曰待燕王者焉魏志三少帝紀景元元年十一月燕王上表

尺聞軒贖彙

卷二

十一

賀冬至偁臣詔問燕王表當偁臣與不後太宗者降么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有司議燕王章表聽仍舊式其中詔所施或存好問可少伸聖敬加崇儀偁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于制書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偁燕王者可皆上平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偁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曰章殊禮夫常道鄉公人後明帝義不得復顧么親其不能父燕王宜也而遂臣之可乎有司不達

大體欲爲朝廷重大宗之統先使人主蔑天性之恩豈非守禮之常反至失禮之意哉昔漢高帝之于蕭何宣帝之于霍光皆有不名之事此特曰優宰輔爨勳勞耳有司議魏廷制書燕王章表竝仍舊式不少假借曰虛文所差異諸王者獨中詔存問及吏民不得名王二事而已正元初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奏事不名甘露初命大將軍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今章表仍舊稱名是所曰待燕王者反不如宰輔也咸邱蒙言舜爲

天子瞽瞍北面孟子非之有父之尊而使之類同羣臣于情安乎于義得乎至咸熙末遂命晉王位燕王上亦何怪其然哉或曰帝入奉大宗不得引舜爲比則格于文祖舜亦嗣堯耳虞氏宗堯不聞遂臣瞽瞍也然則何已處燕王按文帝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曰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爲山陽公上書不稱臣謂可略依此準令燕王位諸侯王上上書不爲表荅表不稱詔又可兼采建安待魏王故事令燕王于其國內載天子旌旗

出警入趨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
樂舞八佾設鐘虞宮縣禮樂服章事从優厚則尊崇之
禮盡而上下可相安也黃初不臣漢帝不臣堯也景元
不臣燕王不臣賈也呂功則建安尊魏呂視則景元尊
燕近事非遙皆可比附而有司不能推尋舊憲攷究禮
文乃使瞽瞍有北面之儀自爲齊東野人之續而是時
政歸司馬氏天子舉動不得自由帝雖曰爲不安亦不
能更發詔書付外詳議于是卒臣其父夫臣其父古未
聞也後世有行之者唐龐勛舉兵臣其父舉直勦賊也
無君故無父也不足誅也

咫聞軒牘彙

卷二

三

書唐書宗室傳後

舟人之論封建備矣泥古之士曰爲不封建無曰復古
太平輒欲取郡縣而更張之矯其違者又謂封建必不
可復廢而復之是長天下之敵而授之曰爭也則往往
舉漢之七國晉之八王相訾警不已此皆因餽廢食不
達事變之言也夫執一時之事者不足與議萬世之功
立久安之基者要必豫防一旦之變自秦爲郡縣桑代
因循視聽所習承千季其勢不可卒革然而封建之意

咫聞軒輶稟

卷二

古

亦未可盡亾也善爲天下者卽郡縣之中略存封建之
法則國家之勢重有曰並折禍敵之萌不然國之大權
必有所歸同姓失則異姓得之能爲國家患者豈獨肺
附諸侯王哉昔秦懲戰國兵爭罷侯置守于是身爲天
子而子弟爲匹夫劉項暴興遂亾趙氏漢鑒其弊廣樹
屏藩及諸呂擅權卒收其力七國之變終蹙吳而并漢
者梁也其後患列國之疆務爲侵削左官附益條禁日
繇至元成之間寢曰微弱故王莽得遂其姦詐曰成篡

盜之謀然是時漢宗室在天下者甚多而光武卒呂中
興猶封建之效也東京公族徒攤虛封明章呂還樹立
蓋寡其季也天下四分五裂豪彊攘斂呂爲資當塗承
之圈閉親戚司馬氏遂竊國命旋履至尊晉室之初頗
稽古制竝封支庶出典方州當時諸侯號稱疆盛惠皇
呂昏庸紹統敲起宮闈八王紛爭骨肉相殘驅除略盡
而後劉石得收其敝是非封建之爲患也正呂諸侯自
相夷滅故盜賊乘之已而元帝渡江繇晉祀者百餘載
尺聞軒輿棄

卷二

五

嗟乎延漢者劉氏亾漢者非劉氏也延晉者司馬氏亾
晉者非司馬氏也然則封建之效較然矣唐初諸王頗
有刺大州尻督府者旣乃使不意之麗聚處京師十王
宅百孫院啟于角十六宅幽于後事同禁錮徒假空名
身爲王者之尊而有齊民之實夫天下至大而難獨擅
也旣疏忌其親戚于是割險阨膏腴之地呂授道塗之
人專任而不疑姦雄馮藉其閒呂竊權柄天子孤立于
上環顧大評而無救則萬乘有獨夫之勢一聽人之執

持係縲而無如何唐蔑封建不行卒之天下皆藩鎮也
父歿子繼其吏民奉之如國君大氏跋扈不臣朝廷雖
甚苦之而不能革同姓失職而異姓得之終已此也不
再興史臣乃謂歷數短長自有底止如唐之事固瘡于
漢七國晉八王引天命已爲言此商辛唐德宗之所已
自解耳且自漢已後同姓反者常少異姓反者常多能
害國家者不必宗室也英雄屈起嘗有不階尺土一人
之柄興自布衣夫惡其爲害而預防之使伏不得動自
斷其手足支體而冀腹心之長存自非甚愚計不出此
是故唐聚諸王京師甚非計也適可已安無事高太平
猛敵橫發乎不虞則爲俱靡而已豈若倣古封建之法
樹立親戚使內外相維夫宗室之于國家同休等戚誼
猶一體其緩急可倚勝于任佗族疏遠者萬萬相縣也
況夫宗室執權則異姓黜伏藩鎮之患安所復萌朱三
王八之流安所成其割據卽有姦民潛謀不逞亦將懼
慄而不敢爲非此其利害孰多不待智者而辨之矣然

而人主不肖爲此者懼其爲變則決棄之夫神器至重不可曰智力求諸王有國之尊固將自慙必不邀裔于不可覬曰隆不拔之基卽或矣有紛紜而曰天下制一隅之地執大順曰誅大苐譬舉炎火曰燭飛蓬也萬有一不然而楚得楚弓猶無失也孰與弃同卽異拱手曰授佗人者哉且使本支之親徧列州郡天下無事則已不發有事亦足曰繫遠近之望固忠義之心如晉之東遷亦深識遠計者所不諱也史臣徒見苜世禍敵閒起

咫聞軒牘彙

卷二

七

諸侯曰唐聚之京師甚爲得計夫不曰異姓之反廢守宰而欲曰同姓之反廢王侯則何不周覽古今一校其得失多寡之數也

書歸愚詩鈔後

聖清受天成命至乾隆之初百二十季海內艾安中外無事一時文章之士嗟嘆元愬詠歌太平箸述爛然追古作者而

高宗皇帝天性好學萬幾之暇常與侍臣討論經史商校詩文于是公卿大臣下逮閭閻布衣爭曰其學鳴國家之盛冀其有當萬一上結

九重之知遭逢

咫聞軒騰橐

卷二

六

人主虛心得旨从容論思無復鄙言免咎拙筆避嫌之懼曰此被

恩遇躋通顯者未易一二數而長洲沈文慤受

恩最深初公爲秀才頗不利市季踰六十起家翰林五載之中致身卿貳所旨至此詩之力爲多餘讀公詩至于矢音一集達情宣惠邕容揄揚而

上賜公詩有嘉汝臨文不忘箴之句

大聖人不遺一得愚賤皆樂效其誠款自信不疑烏噉

何其盛歟余嘗聞長老言公在諸生中已曰詩各重天下及其達也聞望益崇方是時公同季生錢塘袁君子才善著書士論貴其文東南學者咸奉曰爲宗主王惠父所謂東坡高文人之至樂者袁君幾及之然遭遇殊遜公矣公自官翰林

天子曰其能詩凡有所作必令進

御令和詩悉稱

旨數蒙

咫聞軒騰橐

卷二

十九

褒美或刻石禁中而

上所爲詩常命校閱與之論可否參異同至于達官貴人蒞席請業願自列于弟子者往往而是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仰其惠望曰爲龍門公旣婁咏

上詩而公詩

上亦時咏之余讀公自箸季譜云乾隆十一季四月

皇上賜覺生寺大鍾歌卽用臣德潛原韻

君咏臣韻古未有也余攷于詩代梁元帝嘗咏王褒詩

宋太祖嘗和扈蒙詩太宗嘗和楊徽之詩夏竦嘉正詩
神宗嘗和文彥博詩明太祖嘗和宋濂詩蓋古固有之
然而膺斯賜者不可謂非異數非常之寵榮也昔歐陽
永叔作梅舜俞詩序曰謂詩愈窮則愈工而蘇和仲若
王定國書至曰詩爲窮人之具二公所偁皆過激非通
言也而自唐曰來詩人達者蓋少公獨曰詩受知
高廟驟躋顯官每宴見矍然遂畧方出

恩禮之渥踰于羣臣及退休而

尺聞軒牘彙

卷二

辛

眷寵不衰有加無已然則古人窮豆固不因詩而詩之
于人力實能使人達也觀公之事可曰破世之歸過于
詩者矣余自八九歲時見公所爲四書義比年十三四
復見公詩又數年乃始得全集而讀之余于詩無所解
而心竊羨公讀其詩思其人未嘗不神往于

君歌臣賡之際也烏嚙盛哉公晚歲更號歸愚因曰名
其詩按通攷歸愚翁集二十六卷秀州判官鄭伯英景
元誤歸愚集二十卷吏部侍郎葛立方常之誤泉公三

歸愚矣苟兩人者其文皆不顯

師

尺間軒牘彙

卷二

三



其
歸愚矣苟兩人者其文皆不顯

書帥氏唐昌舊譜後弟一

帥于氏本師晉初諱曷公仕于朝避世宗廟諱改爲帥天下之有帥氏自是始譜備曷公官兵曹尙書按當塗代漢尙書五曹始有五兵典午受終五兵罷省太康定制復置五兵元帝渡江遂依舊準在于北魏亦號七兵結銜當備五兵尙書不容芟去五字晉書職官志按尙書本漢承秦置尙書雖有曹名不曰爲號靈帝曰侍中梁鵠爲選部尙書于此始見曹名然魏晉尙書初不舉

咫聞軒賸彙

卷二

三

曹爲別晉書列傳自吏部外其他但稱尙書不列曹名具曹名者偶見一二耳至永初改步而尙書乃皆繫曹名矣據晉書所述曷公只是尙書郎耳趙王倫傳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殿詔尙書呂廢后事尙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呂爲沮眾斬之呂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尙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晉書諱曷爲景師景卽曷公也其氏曰師豈曷公固未嘗改歟按晉呂景帝諱改太師爲太宰諸

王師爲傅而東宮六傅多不備員然其時朝著之閒亦不甚避忌也攷晉書扶風王亮高密王泰梁王彤西陽王羨彭城王紘皆嘗爲宗師齊王冏嘗爲惠帝太師何劭嘗爲愍懷太子太師裴楷嘗爲愍懷太子少師陳邵嘗爲燕王機師劉寔嘗爲愍懷太子廣陵王師寔弟智嘗爲南陽王模師卞壺嘗爲明帝琅邪世子師阮孚孔愉皆嘗爲東海哀王冲師諸葛恢嘗爲武陵威王晞師虞駿嘗爲康帝吳王師陸玩何充皆嘗爲簡文帝會稽

咫聞軒廣彙

卷二

三

王師蔡謨嘗爲康帝琅邪王師阮裕嘗爲哀帝琅邪王師何徵嘗爲恭帝琅邪王師孔安國嘗爲東海王彥璋師名官皆曰師未嘗諱也其姓師者惠帝紀有公師藩劉元海載記有公師瑛陶侃傳有師圭毛璩傳有師宋石勒載記有師權皆未嘗改而殷仲堪父併名師疑曷公當時初不易姓然師从師改實由避諱改之自曷公無疑也夫賈氏弑太后害儲君得臯祖宗法所不赦然中宮作儷辰極其廢置非人臣所得專惡牝晨之索家

矯父命曰出之此雖忠正不可故張華惶恐而不設行
況藉曰肆其滔天志與裴劉異乎使此舉出于惠帝則
威權在握有撥敵反正之機不然如賈后之言陛下有
婦使人廢之行自及耳曷公知詔之詐而請之扶義曰
折姦謀近古社稷臣矣烏噉當晉惠之衰也世祖無堯
舜知子之明惠皇有朱鈞不才之實自永熙卽阼昏闇
可憐在位十七季中初則悍婦竊其權繼而彊臣制其
命八王墨起挾天子曰令諸侯而天子乃如傀儡之偃

咫聞軒牘彙

卷二

三

然一聽人之所爲方趙倫之矯詔偪兵入宮廢后姦黨
磐互凶威赫然輔弼股肱之臣躡刃而請命宿衛爪牙
之士交臂而乞恩三臺九寺之豪莫設出一言相難問
者曷公一省吏耳獨能發憤忼慨捐全軀係妻子之計
明目張膽曰暴其無君之惡公忠之氣可與日月爭光
矣卒犯不測之威斲脰歐刀之下身可滅名不可磨其
義勇所流視彼小夫僂臣舌僵項縮竄伏土窟曰微裔
于苟免者一語一默忠佞之相去何如也尸祿滂朝之

徒觀公能無媿乎魏晉之際有師纂者歷官司馬文王
大將軍主簿鄧艾征西將軍司馬從艾伐蜀蜀平領益
州刺史艾之見害纂亦被戕纂不詳何郡縣人曷公或
卽其子歟譜稱曷公官兵曹按晉初尙書郎三十四曹
後益爲三十五其中有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
騎兵七署不知此諸曹中曷公何曹也然晉世尙書
郎雖有各曹亦不曰爲官號晉書列傳惟吏部郎曰曹
名著其餘但云尙書郎而已閒有著曹名者十不能一

雖分曹任職而不曰入銜蓋魏晉之時選部最重故繫
曹名于上曰殊異于諸曹晉自過江甲族不作餘曹郎
但爲吏部通典所謂魏晉曰後凡吏部官屬悉高于諸
曹也郎繫曹名自宋齊閒事耳又曷公當官惠帝之世
奴節永康之初而譜云官武帝時且云武帝時爲大司
徒斯大謬矣按漢罷丞相置大司徒大司徒之官本丞
相也爰及建武始去大稱魏晉因循咸仍舊貫官名大
者有大司馬大將軍司徒司空不稱大也武帝司徒秦

始則荀顛石苞何曾咸寧則李宣伯太康則山濤魏舒
太熙則王渾本紀所載止此七公曷公果作司徒紀中
不應獨軼況夫永康改元尙况郎署何容武皇在御已
至台司若此云云甚爲荒誕今據舊譜參之晉書爲改
其官倘并列其本末別爲世表如左

咫聞軒騰橐

卷二

三



其書所載其本末限敘世表取法公書其意之
至者臣等以此云云甚爲荒誕今據舊譜參之晉書爲改
其官倘并列其本末別爲世表如左

書師氏唐昌舊譜後第二

甚哉譜之難言也曾子固之自本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敵失侯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而歐陽永叔譏之曰爲曾元去漢近二百季自元至樂非曾孫樂亦當仕漢初至莽世又二百季不得爲四世子固所列蓋繆盭之顯然者永叔非之當矣及其所誤族譜卒自蹈子固之失爲周公謹所譏然後知著述之難而譜之不容易視也公謹之言云歐公著族譜

咫聞軒廣彙

卷二

三七

號爲精密其言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當唐末黃巢陷州縣率州民扞賊鄉里賴呂保全自琮八世生萬爲安福令世唐緒表同公爲安福九世孫詢在唐初至黃巢時幾三百季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財百四五十季乃爲十六世恐無是理昔太史公書言禹爲黃帝元孫舜爲黃帝九世孫自僕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後之論者多疑其不然攷據之家或箸書曰攷其失然子長生千載下當書缺簡脫之後

追紀三代曰崩其致爭譌無足怪者族譜自述一家之事而承叔子固皆曰文章學問擅名當時而不免曰疏略貽譏蓋攷訂之難也如此大戴禮言男子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是故人之生子蚤者或不待二十極之至于四十則已遲矣通計夫遲速之閒斷曰三十季爲一世無不合也江西帥氏其始遷祖曰逢原公自宋迄今八百餘季而得三十世信續之次粲然無可疑者而是譜記曷公至漢瓊公自

爬聞軒牘橐

卷二

三

晉迄宋七百有餘歲矣而止十九世此其閒不能無脫誤明矣元明曰來婁修家譜帥氏子奉新爲甲族儒雅好古之士後先相望不絕于時卒無一人弼其違者夫歷季遠者得世多歷季近者得世少此雖田夫牧豎婦人孺子皆能計算而知之而學士大夫論列其家世乃往往多舛信乎譜之難言也又是譜稱曷公尻平原按晉書地理志冀州平原國統縣九平原高唐桂平博平聊城安德西平昌般鬲晉自懷愍曰後中原淪沒平原

不入版圖而帥氏實自浙西徙江西自晉東遷帥氏世仕江左則聆公之世當已舉族南轅譜竟不注明徙浙在何時大是疏忽或曰吳越春秋吳王闔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增之曰封東至于句甬西至于檣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縱橫八百餘里平原今浙江嘉興府之海鹽縣越絕書作武原曷公所居卽此是也公本居浙至其後世乃復自浙徙江西耳所云平原蓋自古地名爲僞猶今南昌之僞豫章也非平原郡

尺聞軒贍彙

卷二

三

世遠不可攷究其詳非得失所存不足辨

皇清開國方略書後

臣方蔚謹按我

朝呂武功定天下戰勝攻取靡堅不摧

太祖始誅尼堪外蘭呂申復讎之義會直諸部紛敵阻
兵相攻于是整旅徂征柔服伐貳哈達輝發烏拉葉赫
及諸部呂次削平問臯明郊遼瀋廣寧相繼下是時疆
域所至東及海西有遼左南暨朝鮮北抵蒙古科爾沁
之婭江逮至

咫聞軒牘彙

卷二

三

太宗

天眷彌隆蒙古朝鮮並爲藩服

惠威所被莫不陸讐水慄雲附景从天聰崇惠之間屢
破明師斬其驍將侈其名城而

太宗體

上天好生之心猶呂去殺爲仁止戈爲武未嘗遂欲取
明而代之也觀夫

予書鄰國

頌諭邊臣至再至三惻然于鏃鏑外傷之禍至不憚屈
體已全意萬生靈之命期太平之同享冀和議之速成
而明人置若罔聞護疾忌醫亟從而終不悟蓋

天眷有意默爲驅除

神器之歸殆非人力所能與矣臣嘗伏讀

寶錄仰見我

太祖

太宗忠厚開基義聲上格子

咫聞軒牘臺

卷二

三

蒼穹仁聞芴流于綠水

漑恩汪濊浚人民隱

數詔諸王員勒善視卑幼愛養人民振飢備荒時存矜
恤閭閻婚娶特發帑金科斂民財及重役困民放鷹擾
民嚴行禁止築城兵役優予犒賞招撫降附宴賜有加
遠近爭歸之刑獄之閒尤所詳慎下情無不

上達

太宗承

太祖之烈孜孜求治而

寬仁大度同符覆載嘗行獵大貝勒代善部下蒙古猛

克狀麋矢及

御衣代善請誅之

上曰其誤歟命弗問愛惜士卒如恐弗及閒至文館見
諸臣所譯武經因舉古名將投筆膠于河與士卒同飲
彼惟體恤士卒乃能得其効力曰是風厲諸臣圍大凌
河城頌駙佟養性部卒有中礮折足者

咫聞軒牘稟

卷二

三

命醫往治醫具白不可療狀

上愍之謂大臣等曰若此者當親視醫療早奏于朕後
遂定敕以卹狀例自副將以下至無職者卹典各有差
制治所先劾農講狀曰爲根本重務嘗與大貝勒代善
觀漁遼河之上見二騎將縱馬食禾稼令各貫一耳曰

徇

訓諸王貝勒等勤習騎射

命儒臣讀金世宗本紀勸諸臣謹守舊制毋效漢人衣

服言語至于不受瑞金卻銅觜雀禁賭簿禁呂金飾窳
轡禁人造寺廟及善友哀教

貽謀淡遠熾悉咸周粵自

太祖肇造丕基

太宗恢宏令緒處干戈搶攘之會振興文教制作艷然
剗制國書薦延賢俊設內三院呂繙譯經史記注起尻
詳延儒生而授目官廣厲子弟而勸之學承明金馬顧
問从容一代

咫聞軒騰彙

卷二

三

文治之隆實基于此若乃釐官制正朝儀優宗室之封
懋功臣之賞分旗而頒軍命考績而課吏能

申諭臣工獻納忠言修明職事立綱陳紀治具畢張當
開國之初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矣故能

光啟大業

傳之無窮用使

聖子神孫遵守弗替詩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于萬斯
季受天之祐烏噓盛哉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協修 臣 帥方蔚恭識

咫聞軒臚彙

卷二

三



國史館協修 臣 帥方蔚恭識

書宋紹興十八年寶祐四年兩科進士題名錄後
唐世進士登第後例題名于慈恩寺所謂題名雁塔者
也嘉話錄曰爲始于進士張莒其後遂爲故事又有登
科記封氏聞見記云當代曰進士登科爲登龍門解褐
多拜清緊好事者因紀其姓名自神龍曰來訖于茲日
名曰進士登科記所曰昭示海良發啟後進也宋進士
刻石于相國興國兩寺見文昌雜錄蓋亦唐慈恩題名
之遺意季禩縣邈當時題刻大氏皆就漸滅而此兩科
咫聞軒牘彙

卷二

三

者歸然獨存則曰文公及文山疊山諸公實在其間故
也而其餘諸人亦得藉曰不朽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固宜百世之下慙玩流連曰寄甘棠之思者哉道光
某年月日後學奉新帥方蔚謹書

書宋紹興十八年寶祐四年兩科進士題名錄後

孟子論一

忠孝人生之大節也聖人立忠孝之極者也故曰聖人
人倫之至也舍忠孝而言聖人惡在其爲聖人也桀紂
君也湯武臣也湯放桀武王伐紂非忠也或曰湯武除
暴救民爲天下也不得已也孟子曰君有過則諫反覆
之而不聽則易位桀紂不君易位宐也桀之宗室無可
攷紂之時微子微仲箕子比干皆聖賢也廢紂而立之
可也弑紂而自取之不可也是富天下也是篡也殷民

尺聞軒贖橐

卷二

三

之所曰叛也孔子尙論古帝王皆盛稱其德獨不及湯
武湯武有慚德也而不論者身爲本朝臣子未設誦言
祖宗之過也文王三分有二曰服事殷孔子曰爲至德
曰文王爲至德則武王之失德固不待言也春秋之法
無道如晉靈淫敵如陳靈齊莊其臣弑之皆曰弑書不
曰其君之惡而原其臣之辜也所曰明君臣之義也故
春秋成而敵賊懼也放大甲于桐者伊尹也奉嗣王歸
于亳者亦伊尹也聖人之志可白于天下後世也無其

孟子論二

葛伯小國之君也國雖貧何至曰不能具犧牲之故廢祀湯既遺之牛羊矣未祀之牛羊可食已祀之牛羊非遂不可食也而乃不待祀而先食之葛伯亦大饑且甚愚矣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而祭祀一歲不過數舉今云無曰供粢盛葛伯豈終歲不謀一食邪葛有土地卽有人民葛之民非不能耕也而必使亳之民舍其田而治葛之田湯亦愚矣有僮子曰黍肉餉殺而奪之此直

尺聞軒贖橐

卷二

三

無賴賊葛伯小國之君也何渠至此

孟子論三

孟子曰舜之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曰爲猶告也又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是說也吾嘗疑之夫瞽瞍雖頑猶是人耳猶是人情耳天子不棄寒微將曰女下降其子度無不大喜過望欣然奉命者而必禁其子使不得娶瞽瞍當不若是之愚也且瞽瞍之威能使舜不設告至謂帝亦不設告是帝曰萬乘之尊而令不行于匹夫也尤古今所稀聞矣或曰瞽瞍誠匹夫不設抗帝而能禁舜使不設娶帝將奈何然又何曰設不告而娶也及舜既娶亦未聞瞽瞍曰不告之故怒舜使出其妻也然則瞽之可告甚明告之必得妻章章矣而舜曰必心妄疑其親是誣親而被曰不可告之名也吾曰爲瞽非必不可告之人而舜亦必無不告而娶之事也

尺聞軒騰橐

卷二

三

孟子論四

完廩浚井賤者所爲也方是時舜已爲天子館甥有百
官牛羊倉廩之奉矣其事蓋百官所不屑而舜顧親執
賤役而不辭邪且賤雖頑雖甚惡舜至于子爲國墍已
亦得曰戚畹之貴夸耀一世乃必欲殺之而後已殆非
人情矣象雖愚渠不畏國法乃往入舜宮呂圖二嫂尤
妄誕不足道矣岳之薦舜言克諧曰孝蒸蒸又不格姦
蓋二女未嬪曰肖舜固已諭父母于道矣烏得謨蓋都
咫聞軒牘臺

卷二

四十

君之事哉其與不告而娶殆皆齊東野人之語孟子不
闢之而顧傳會之何也史記舜本紀書之蘇子由古史
刪之洵卓識哉

孟子論五

貴戚之卿君有過則諫不聽則易位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諫不聽則去此古大臣曰道事君之義孟子之言夫有所受之也顧其說未爲定論矣夫易位大變也此必其君之過大事關宗社之存亡爲大臣者以身係天下之安危義不當坐視國家之傾覆于是易位其勢固萬不得已也然必其權足曰變置人主其惠又爲一時臣民所信服然後可曰行之而不疑無權與惠而行之敗

咫聞軒輿彙

卷二

望

矣太甲不道伊尹放之昌邑淫敵霍光廢之內難不作外變不生兩人者曰異姓之卿行之而海內晏然有其權與惠也紂之梟浮于桀非虜如太甲之顛覆典型也微箕比干皆貴戚之卿或去或爲奴曰免或直諫而外卒不設易位孔子皆曰仁許之有其惠無其權也微子曰貴戚之卿子胥曰異姓之卿微子去而子胥不去蓋微子不能易位故曰去存宗祀子胥不忍去故曰外報國恩凡曰行其心之所安云余然則爲大臣者君有大

過當自度其權與惠所能任折衷于義呂處之不必問其爲貴戚爲異姓也孟子所述特古訓之常若伊尹微子子胥霍光之所爲豈非反經而合于道者歟後世董卓桓溫齊明之屬皆行廢立有其權而無其惠則敵賊也不足論

易位之說不可爲訓古人無行之者伊尹放太甲于桐卒復其位而孟子曰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豈可輕言微箕比干所爲不同孔子皆曰

咫聞軒贖彙

卷二

聖

爲仁曰其所處各異也卽異姓亦有不容去者未可一概論也

自記

孟子論六

或問桃應言瞽瞍殺人孟子荅曰執之天子之父固可
執乎曰桃應之問妄言也孟子不正言曰虜其非而姑
爲之說亦非所已爲荅也何曰明之夫三尺法本于人
情瞽瞍卽殺人斷無抵辜之理周官小司寇八辟曰議
親之辟曰議貴之辟親貴至天子之父豈復有加焉者
哉漢田千秋訟戾太子之冤曰子弄父兵辜當笞天子
之子過誤殺人當何辜天子之子固不可已常法論也

尺間軒牘彙

卷二

聖

況其爲天子之父哉且法者天子之法也士者天子之
臣也皋陶曰天子之臣奉天子之法遂設執天子之父
舜不設自壞其法聽其執而不禁而遂至于逃微論舜
不能逃也就令能逃逃而至于海瀕然而海瀕者猶是
天子之土也舜去必有代爲天子者舜去而瞽瞍已非
天子之父也舜不設廢法曰全其父後之天子又安設
廢法曰全佗人之父下尺一之詔命守土之吏馳一騎
曰縛之直易易耳而舜又惡能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

哉然則舜何曰處此曰此必無之事也舜曰天下養其
父其處也有宮禁之衛有侍從之閑其出也有警趨之
嚴有車騎之眾人不得輒犯也瞽瞍雖甚無道亦不能
無端發怒殺人曰逞其暴也且書僞烝烝乂不格姦又
僞舜于田號泣于天于父母夔夔齋栗瞽亦允若孟子
亦僞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由是言之瞽瞍何至
于殺人孟子蓋自言之而自忘之當桃應之問不能正
言曰庠其謬而別勅奇論殆非所曰論古人也周顯德
中柴守禮殺人有司曰聞世宗不問或執孟子之論曰
議世宗之失夫世宗之不問誠是也蓋世宗之失不在
守禮殺人之後而在于其始處守禮不曰其道使之至
于殺人善乎歐陽子之言曰無使瞽瞍守禮至于殺人
則可謂孝矣若孟子之說其言舜特匹夫之孝而其所
曰處皋陶者且幾于敲臣之無君也

三教論

客問李士謙論三教優劣云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
時人皆曰爲然其論果有當乎曰士謙惟知佞佛徒欲
左儒右釋而不能指三教優劣之所在此特無稽之言
也客曰三教優劣可得聞乎曰儒日也道月也佛星也
何曰言之今天下可無日乎曰不可日者眾易之宗萬
物皆生于易而外于舍無日則萬古爲長夜而天地無
所施其化而人物無所寄其生是安可無也天下可無

咫聞軒臚彙

卷二

星

儒乎曰不可儒者明三綱五常之道守五帝三王之法
曰扶世立教天子曰之治天下國家士庶人曰之治身
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舍儒而可曰治人自治者也其
不可無猶日也儒日也今天下可無月乎曰可月之功
用在于夜而晦朔之候風雨之夕則固未嘗有月矣民
不曰爲病也月爲太舍之精舍者物所曰成然月秉舍
曰成其體舍初不藉月曰以宣其用也無亦可也天下
可無道乎曰可道家清虛曰自守卑弱曰自持知雄守

雖知白守黑知足知止曰謹全其身蕭曹之徒嘗法其
清靜曰治漢而其說近于楊氏之爲我其弊至于絕禮
學棄仁義其可無亦猶之月也道月也今天下可無星
乎曰可星之用猶月而其功且不及月五行之精上爲
五星無五星而五行之用自在天下也無之可也天下
可無佛乎曰可佛氏之說近于墨氏之兼愛其言因果
報應亦有合于聖賢福諱禍淫之旨君子或取之曰補
王法所不及而其教虛無宋滅窮其弊天下且無人類
也聞軒贖稟

卷二

吳

又不若道家清靜尙可以治國可無也佛星也若士謙
者徒逞其佞佛之亾彊爲之論而不能言其理適足曰
得學于名教而已故曰此無稽之言也

陳平論

余讀太史公書至陳丞相世家未嘗不廢書三歎蓋悲
夫士之不可無恥嗜利之士之足已亡國而人主或莫
之知也始諸將言陳平盜嫂受金漢王曰讓魏無知無
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
之行而無益于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及平之論
事亦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
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曰此不附大王慢而少禮士
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曰爵邑饒人士之頑鈍嗜利無
恥者亦多歸漢高祖曰利招致天下士卒用其力登至
尊然而惠帝之所曰不終劉氏之所曰幾滅其禍曰伏
于此當項氏之亡高祖不能長慮遠圖曰名義磨厲臣
下列朝者皆鄉時與其逐利之徒至其末季公卿大
臣非有老成骨鯁可曰託少主任天下之重者也所倚
爲心膂不過如平等率頑鈍嗜利無恥之流耳方呂后
欲王諸呂時問王陵曰高祖約對后不說問平及周

勃平勃遂希旨言太后徇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當罷朝陵讓平勃平勃乃曰君徒能面折廷爭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嗟乎當其時誠得如王陵者四五輩執義固爭呂后必不能逞而後日之患可不作也平勃不自愧而反呂詭辨屈陵此其爲言蓋可謂無恥者哉或曰后意已定其勢誠不可已平勃卽守約徒與陵俱罷耳平勃知其不可故且隱忍呂埃其可圖而不知平勃外託漢沈中實選更其後日之事特天秀也呂

咫聞軒牘彙

卷二

哭

后病且草立呂祿爲上將軍况北軍使呂產况南軍誠之曰今呂氏王大臣不平我卽崩帝季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母爲人所制使產祿能守其誠雖百平勃何能爲而何社稷之能全劉氏又安得有後哉且夫將相大臣與國俱存亡方多事之烱固當并力同心急公家之難而平勃且囂囂然務各分黨迨事已迫始用賈生之說將相交驩然自兩人旣調味亦不聞出一計謀惟厚具樂相飲食而已所謂安社稷定劉氏

者固如斯乎。蚤而火惠未衰，天不絕漢。諸呂欲作難而朱虛侯呂卬附之，故得聞其謀。于是齊王舉兵西而平勃，乃倉卒應之。產祿庸劣，不能守太后之教，又不用呂嬃之言，舉太阿之柄，呂授人平勃等乘產祿之昏，外因齊王之勢，內藉朱虛侯等之力，徼蚤成名而論者乃曰：安劉爲平勃功，豈不謬哉？嗟乎平勃之事漢，蓋始終曰利而已。其釋樊噲阿高后意，王諸呂，惟恐其利之去而害之來也。始高祖臨崩，呂后問相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曰助陵，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使爲太尉，其後皆如所料。故世曰高祖知人，然高祖本曰平助陵，平不能助陵而反敗之，兩人者卒危劉氏，設不蚤而產祿得志，平勃且解璽紱爲呂氏元功耳。曰此觀之，烏在其能知人也？夫士必知恥，然後能不嗜利，必不嗜利，然後可曰共存。曰善乎歐陽子之言曰：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其禍敵敗也亦無所不至，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

國家必至敲心而後已甚哉頑鈍嗜利無恥之士不可
與事君也世或高平勃之功交口而護其短不知呂氏
之禍實平勃致之也故備論于篇

咫聞軒贖橐

卷二

五



荀彧論

昔范曄宗論荀文若許其殺身成仁蓋本于陳承祚之評云承祚偁文若有王佐之風機鑒先識未充其志裴世期曰爲文若非不知孟德志氣非衰漢貞臣徒欲翼讚時英一匡屯運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及至霸業旣隆崩漢迹箸然後以身殉卽曰申素情嗟乎三人者皆爲文若所欺而未得其情也夫文若之沮公仁特僞耳夫孟德自遷許曰來威福自專肆行凶忒

尺聞軒牘彙

卷二

至

窺竊神器匪夕伊朝董承等知其包藏姦心已有討賊之計孔璋作檄暴其惡于天下謂將有篡弑之謀公瑾之對仲謀亦云孟德託名漢相實爲漢賊當時智略之士作辨姦之論者殊非一人曰文若之明于董仲穎呂奉先袁本初之流策其成敗不一誤豈其近尻帷幄而當聞于先識不能察孟德之姦歷十餘季至于殺身而終不悟也當文若始至孟德卽曰爲吾之子房及論沈州而有關中河內之諭是文若固顯曰二祖待孟德其

視孟德豈征西將軍曹侯哉推此而言文若非特先識孟德之不爲貞臣亦殊不欲其貞于漢也然而其沮公仁之議何也文若爰自立季越河冀間關曰從曹氏默契興運歸心霸朝奇計舍謀罔不參豫苟後建立文若之畫爲多巍巍乎佐命元功一時僚佐莫設望焉崩漢之業皆其所規爲九錫備物之儀固文若夙夜謀謨夙莫朝聞夕隕而不憾者及羣雄略盡功高勢彊明知眾望已歸樂推攸集非一人之力所能寢其事而緩其謀

尺聞軒贖橐

卷二

至

因樂出而尼之故示異同不與其事亦自度與孟德其事來久必不曰一時梗議之故棄往昔之綢繆也而議論偉然天下必曰此歸重設令遂行揖讓文若必偃疾避之孟德必婁詔起之然後从容徐出當第一之功此皆文若所孰計而行之者故曰其沮公仁僞也不然世固有始贊成之而終撓敗之苟後如出兩人者哉嗟乎利害之際文若慮之詳矣其遂忤孟德至于怒不解而必死之而甘心焉則非文若之所料也料孟德之必怒

則亦不爲矣齊高帝之在淮陰也崔敬元知其不凡漢
自結納其後輔政封十郡爲梁國敬元引讖文金刀利
刃齊刈之宜偃齊曰應天命由是改爲齊及九錫將加
乃云公曰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曰惠不
宜如此齊高聞其議頗曰爲嫌夫旣曰天命歸之而復
曰大義抑之此必僞也非情也而敬元卒仕齊爲顯官
使非孟德徧心文若亦終臣魏耳文若恃恩舊之意立
忠正之議將曰欺朝士取美名度孟德必不可欺當相
欺聞軒贖橐

卷二

五

默諭而孟德不悟竟受其欺曰成其名而承祚及世期
亦爲所欺莫能一察其僞信乎知人未易也

嵇紹論

異哉晉史之列紹于忠義也夫紹生既虧于孝紹死亦
胡于忠史氏乃略其不孝之尤而併忘其不忠之辜也
異哉叔夜爲司馬文王所害紹誠痛父非命當終其身
絕迹市朝而一下徵書旋登仕版紹苟有父何渠皇皇
于無君哉然而君子持論尙平吾不曰是責紹也夫人
臣無讎君之義則不其戴天之說不得行子胥鞭墓曰
報其君儒者哀其志而醜其事紹能靖凡門固善不

尺聞軒牘彙

卷二

五

然吾終不曰高行望紹責紹必爲王偉元諸葛仲思至
于立賊敵之朝身汗僞命旣下忍其死父復上欺其生
君忠與孝兩無所况吾無取焉爾紹有重名海內山巨
原薦之裴逸民器之石季倫禮之齊武閔王之秉政也
紹來每下階迎之而劉仲彥固已心薄其爲人雖然畜
裴家車牛張家奴婢仲彥之所曰責紹蓋猶遺其大惡
而舉其小疵也君子觀人必于大節方趙王倫奪天子
璽綬而幽之金墉此正人臣徇國之秋紹而忠宜舍生

取義而方受其僞署遷爲侍中及三王共舉義旗惠帝
還宮因卽呂爲侍中紹于是時引鏡自照何呂施脣目
哉夫旣不能固歲寒之節失身賊廷元凶旣除雖奔逃
國法有心乃能自外不待荆誅矣倫篡之初欲用郭公
偉公偉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遂固辭忠
臣不事二君公偉所執良是也公偉知此義紹豈不知
豈並料其後數季乘輿當敗績于蕩陰可徐呂一外塞
責乎紹外晚矣卻道徽之論滿奮曰丈夫旣絜身北面
尺聞軒贍橐

卷二

五

義同在三豈可屈節偷生靦顏天壤邪嗟乎紹與滿奮
俱北面而臣于倫天下曰道徽言爲然咸曰奮失節之
士紹奔不誅外而反曰忠偁士大夫得後世名誠有奔
有不奔哉史氏之進紹曰其外爲忠也夫呂後日之外
爲忠則庸日之不外其不忠甚著再醮之婦法所不旌
紹之事倫已再醮矣譬如漢世王禁妻李氏更嫁苟賓
賓外寡尻復還歸禁假令禁卒遇賊李氏扞賊而死于
兵論者必不能遂沒其瘠日之汗但侮其後日之烈爲

之請于天子而表其門閭也紹之爲人何曰異此烏疇
晉世曰虛名相扇風教陵夷當倫鑿據天位之時遂無
一人外難者劉越石何敬祖之輩皆一時名士頻首稱
臣而吾責紹獨苛爲其曰忠名也紹之矣有此名蓋亦
大不忝哉

咫聞軒騰橐

卷二

五



謝枋得論

或問疊山與文山竝稱忠臣疊山當宋季舉進士歷官有聲後爲江東提刑帥所部兵與元軍戰敗易服變姓名負母走閩中賣卜呂自給至元二十二季侍御史程鉅夫薦之呂母憂辭不赴自是連召皆不起二十五季春福建省臣魏天祐迫之上道其夏抵京師不食歿于是宋之亾已十季矣疊山棲遲卜肆者久之非天祐之迫固不歿也然則忠臣可不歿乎曰節婦不事二夫忠

尺聞軒牘彙

卷二

五

臣不事二姓婦不必歿而後爲節臣不必歿而後爲忠蓋其所必不可踰之大閑惟在不事二夫不事二姓耳義不繫之乎歿也文山黃冠歸故鄉之對亦卽此意雖然有當歿有可呂無歿文山身爲宰相國亾義不容生謀人之軍師敗則歿之疊山兵敗亦當歿而不歿者殆呂母故耳至于母歿而仍不歿則疊山固無歿志矣或曰疊山不歿學淵明也夫疊山所處與淵明異淵明爲彭澤令自解而歸晉宋之際隱尻不仕可也疊山有官

守不得曰爲比然卒能一死報國不事二姓大節無虧
其與文山竝稱忠臣宜也非矣也

疊山卻聘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當知武王
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當知高帝之恩大
元之赦某嬰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又云評我爲
宋之連播臣者可評我爲大元之游惰民者亦可評
我爲宋頑民者可評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是疊
山本無死志特欲守不事二姓之義隱于卜肆曰終

咫聞軒贖彙

卷二

五

耳旣而被迫入朝則不得不死矣非初志也

自記

于謙論

余讀袁枚書偁于謙爲社稷臣不諫易儲所見者大竊
曰爲過矣使易儲是邪則謙不當諫使易儲非邪則謙
當諫己巳之變英宗失守社稷明之諸臣奉郕王卽位
尊英宗爲太上皇帝益尊之未設廢之也此與漢昌邑
之廢爲庶人晉海西之廢爲公齊鬱林海陵之廢爲王
異矣英宗不設廢則憲宗不當廢其義甚明而憲宗况
東宮久未有失惠無可廢之端當是時至親如汪后亦
尺聞軒輿稟

卷二

堯

曰爲不可也非獨后卽景帝亦心知其不可也初帝欲
易儲曰事不順恐大臣有言先賜閣臣金曰緘其口終
難其事未遽發久之始用廣西土官黃玠之請下其議
廷臣廷臣相顧莫敢言其可言者獨謙耳景泰之世謙
得君專最用事而使景帝卒廢兄子而立己子故讀史
者多曰責謙然而爲謙解者猶曰父有天下傳之子正
也謙可曰無爭及懷獻旣薨而憲宗不得復立謙于是
時未嘗有言余于是不能復爲謙解矣嗟乎若謙者所

謂功臣非社稷臣也何則正統之敵惟謙能平之天順之敵亦惟謙實啟之方易儲議起在廷諸臣特迫于勢不設言耳使謙言之羣臣必有哂之者謙主之持其議堅景帝無言奪也必從謙則憲宗可言無廢而謙竟無言及懷獻太子之薨也中外望復沂王于東宮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大理少卿廖莊相繼疏請使謙主之持其議堅景帝無言奪也必從謙則憲宗可言復立而謙又無言夫爲大臣與言官異事不關國家大計朝廷

尺閭軒牘彙

卷二

卒

大體固可不言也至于大事言官不能必得之天子則大臣不可言不爭太子已薨沂王當復此義之正事之不待再思者也謙于景帝君臣魚水言聽計從不能時定元良言塞覬覦卒之變起倉卒遂使徐石諸姦得挾上皇爲奇貨稅濁朝政荼毒善人故曰天順之敵謙實有言啟之也夫憲宗惟不當廢故景泰改元之初不卽貶黜遲回三載諸臣亦無言易儲爲言者黃珌小人獻諂希恩規脫臯耳彼其心亦未必眞謂憲宗當廢也至

枚獨曰爲當廢其言云英宗北狩譬如吏棄城將棄軍遺敵之禽而徼倏返國倏矣復欲償其官蔭其子孫此何理也夫君天下守一官其事各殊不職之吏償軍之將上將攷績而黜之按軍法而誅之身且不免何有于子孫而天子雖甚無道臣子無輒廢君父之義枚乃引吏棄城將棄軍爲比是直欲曰契丹所曰處遙輦者處英宗不獨憲宗當廢英宗亦當誅也豈不妥且悖哉枚欲爲謙飾不諫之過而不知謙之過實無所辭且謙曰

咫聞軒牘彙

卷二

空

易儲是邪則景帝卽位之時當率百官建請何待遲之又久而使大議反出于疏遠小臣也謙曰易儲非邪卽不容循默不言成君之過是時汪后曰言易儲忤帝意亦被廢景帝于此易樹子曰妾爲妻率兄弟之愛敵夫婦之倫謙从容其間曾無一言所謂社稷臣豈得如此始土木敗聞景帝曰太后命監國旣而俯順樂推膺茲大寶其事變而不詭于正與前世曰篡得國者迥殊及頌森明史作先請歸上皇廷議遣使奉迎帝意難之至于

南宮淡錮朝謁不行滴友于之情景帝已無所逃于萬世之議而謙已當爲法受惡矣其後遂有易儲之事謙尙可曰無言邪或曰帝銳欲易儲言之禍且不測然言復儲則易矣景帝再星不耀等之授人耳謙復何憚而不言哉或曰言之而不从奈何夫大臣曰道事君未有並計其不从曰陷君于非義者且景帝亦非不可曰言之主也景帝雖△其子至于子歾則亦已矣未嘗佗有所屬意決棄沂王也鍾同等言過激大臣無左右之者

咫聞軒牘彙

卷二

空

故皆得擢而帝亦頗念其忠景泰六年七月刑科給事中徐正請問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宜遷置所封之地曰絕人望別選親王子育之宮中帝大怒亟竄之謙不爲言而徐正之哀說不得行謙苟爲言則鍾同之正論宜可入也而謙卒不言曰誤景帝遂釀奪門之禍使景帝不得正其終事皆由謙謙烏得爲社稷臣哉烏噉使謙明于大計曰同等言力爭于帝還沂王于東宮英宗知天下之終歸其子也則徐

石之謀不售異日之禍安所復起是故成天順之變者
謙也枚謂謙于是時必有密啟景帝爲社稷計者或仍
迎上皇或仍立上皇之子或擇藩王之賢者而立之事
祕外人不知耳然余攷于明史不見其迹且使謙有仍
立沂王之議則當鍾同等得臯時何不力救而切陳之
枚之言于是失矣或曰易儲之議謙實主之景帝賜金
止于陳循等不及謙詎不畏謙沮邪謙方鄉用于諸臣
最親密此大事帝安得不與之謀疑其議實發于謙故
尺聞軒贖橐

卷二

奎

謙一無所撓厥後鍾同等得臯謙必有力焉然史無明
文不容呂洪文治謙獨其始終不言則大可責也嗟乎
謙之事一誤于不諫易儲再誤于不請復儲蓋謙自距
額森歸上皇功業盛而志氣衰亦券且默矣余故取袁
益之論絳侯者曰論謙曰謙者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也
土木之變于忠肅有再造功不可謂非一代偉人不
請復儲是其一失明史本傳景泰八年正月壬午亨
與吉祥有貞等旣迎上皇復位宣諭朝臣畢卽執謙

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誣謙等與黃珙構袁議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謀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議嗾言官上之都御史蕭維禎定讞坐呂謀第處極刑忠肅不請復儲故亨等得行其譖袁子才曲爲解說非也周勃安劉特徼蚤耳不足曰比忠肅文借袁絲一語立論蓋斷章取義非夷忠肅于絳侯也自記

咫聞軒牋橐

卷二

左四

江西會館不當祀許真君論

江西人之崇奉許真君至矣自邇都大邑下逮窮鄉僻壤莫不有萬壽宮婦人孺子莫不知許真君者無知之徒惑于傳聞之說則又爲之嘗曰天下大旱江西薄收天下大敵江西無憂曰此爲真君留鈞于是爭相禱祠萬口一辭偁之曰福主香火之盛諸神佛莫與爲比曰爲江西所召人民安業長爲樂土者真君之賜也按晉書藝術傳有吳猛無許遜許真君之祀玉隆萬壽宮之咫聞軒牘彙

卷二

奎

額始于南唐舊志偁真君曰晉寧康二年八月一日拔宅上昇宅爲游帷觀宋賜額也旣云拔宅上升又云宅爲游帷觀是自相刺謬矣余讀宋史余良肱傳遷光祿卿知宣州請老提舉洪州玉隆觀卒胡銓傳拜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轉提舉玉隆萬壽宮曰資政殿學士致仕則宋世亦偁玉隆萬壽宮蓋生米故宅爲游帷觀佗處之廟爲玉隆萬壽宮也今天下都會所在皆立萬壽宮蓋皆僞賈細民諂媚求福之所爲猶晉人之

祀關帝閩人之祀天后耳夫真君所謂有功惠于鄉人
事迹昭著津津人口脞道弗衰者則曰誅蛟然而崇山
峻嶺蛟患時發淹斃人命漂沒田廬無歲無之曾未聞
真君默爲毆除爲鄉人一援手也則真君之不能福庇
吾鄉審矣其津津人口脞道弗衰者舉不足信亦可知
矣而世俗惑之顧裔賈細民諂媚求福無足怪也獨怪
學士大夫號稱讀聖賢書乃汨于神僊方術之說其所
見亦不異于裔賈也今京師崇文門外有鐵柱宮祀許
昶聞軒贍臺

卷二

六

真君是爲江西會館每歲同鄉團拜薦紳先生自一品
大臣至九品小吏皆于是會飲修謁真君惟謹無一人
發一言曰議其非者余謂裔賈祀真君可也京朝官則
當取鄉賢名慮素著若歐陽公之屬祀之曰爲後賢矜
式如徽人之祀朱子浙人之祀陽明庶爲得之孰與汨
于異端苟求萬一不可致之福曰士大夫而爲裔賈之
行哉小子狂簡學淺而位卑力不足回狂瀾佗日尻顯
位者儻聞余言而是之霽清衰說釐正祀事斯江西之

砥柱也亦吾道之干城也

咫聞軒臚彙

卷二

空七



此書乃... 卷二... 空七... 此書乃... 卷二... 空七... 此書乃... 卷二... 空七...

